项脊轩，旧南阁子也。室仅方丈，可容一人居。百年老屋，尘泥渗（shèn）漉（lù），雨泽下注；每移案，顾视无可置者。又北向，不能得日，日过午已昏。余稍为修葺（qì），使不上漏。前辟四窗，垣墙周庭，以当南日，日影反照，室始洞然。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，旧时栏楯（shǔn），亦遂增胜。借书满架，偃仰啸歌，冥然兀坐，万籁有声；而庭堦（阶）寂寂，小鸟时来啄食，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，明月半墙，桂影斑驳，风移影动，珊珊可爱。  
　　然余居于此，多可喜，亦多可悲。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。迨（dài）诸父异爨（cuàn），内外多置小门，墙往往而是。东犬西吠，客逾(yú)庖（páo）而宴，鸡栖于厅。庭中始为篱，已为墙，凡再变矣。家有老妪（yù）， 尝居于此。妪，先大母婢也，乳二世，先妣（bǐ）抚之甚厚。室西连于中闺，先妣尝一至。妪每谓余（予）曰：“某所，而母立于兹。”妪又曰：“汝姊（zǐ）在吾怀，呱呱（gū）而泣；娘以指叩门扉曰：‘儿寒乎？欲食乎？’吾从板外相为应答。”语未毕， 余泣，妪亦泣。余自束发，读书轩中，一日，大母过余曰：“吾儿，久不见若影，何竟日默默在此，大类女郎也？”比去，以手阖门，自语曰：“吾家读书久不效，儿之成，则可待乎！”顷之，持一象笏（hù）至，曰：“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，他日汝当用之！”瞻顾遗迹，如在昨日，令人长号不自禁。  
　　轩东，故尝为厨，人往，从轩前过。余扃（jiōng）牖（yǒu）而居，久之，能以足音辨人。轩凡四遭火，得不焚，殆有神护者。  
　　项脊生曰：“蜀清守丹穴，利甲天下，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；刘玄德与[**曹操**](https://so.gushiwen.org/authorv_f4d9b1ed94dc.aspx)争天下，诸葛孔明起陇中。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，世何足以知之，余区区处败屋中，方扬眉、瞬目，谓有奇景。人知之者，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？”（上教版高一第二学期第16课无此段文字）  
　　(下文作者写了这篇志多年以后补写的)余既为此志，后五年，吾妻来归，时至轩中，从余问古事，或凭几学书。 吾妻归宁，述诸小妹语曰：“闻姊家有阁子，且何谓阁子也？”其后六年，吾妻死，室坏不修。其后二年，余久卧病无聊，乃使人复葺南阁子，其制稍异于前。然自后余多在外，不常居。  
　　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

项脊轩，是过去的南阁楼。屋里只有一丈见方，可以容纳一个人居住。百年老屋，(屋顶墙上的)泥土从上边漏下来，积聚的流水一直往下流淌；我每次动书桌，环视四周没有可以安置桌案的地方。屋子又朝北，不能照到阳光，太阳过了中午就已经昏暗。我稍稍修理了一下，使它不从上面漏土漏雨。在前面开了四扇窗子，在院子四周砌上围墙，用来挡住南面射来的日光，日光反射照耀，室内才明亮起来。我在庭院里随意地种上兰花、桂树、竹子等，往日的栏杆，也增加了新的光彩。借来的书摆满了书架，我安居室内，吟诵诗文，有时又静静地独自端坐，听到自然界各种各样的声音；庭院、台阶前静悄悄的，小鸟不时飞下来啄食,人走到它跟前也不离开。十五的夜晚，明月高悬，照亮半截墙壁，桂树的影子交杂错落，微风吹过影子摇动，可爱极了。  
　　然而我住在这里，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，也有许多值得悲伤的事。在这以前，庭院南北相通成为一体。等到伯父叔父们分了家，在室内外设置了许多小门，墙壁到处都是。分家后，狗把原住同一庭院的人当作陌生人，客人得越过厨房去吃饭，鸡在厅堂里栖息。庭院中开始是篱笆隔开，然后又砌成了墙，一共变了两次。家中有个老婆婆，曾经在这里居住过。这个老婆婆，是我死去的祖母的婢女，给两代人喂过奶，先母对她很好。房子的西边和内室相连，先母曾经经常来。老婆婆常常对我说：“这个地方，你母亲曾经站在这儿。”老婆婆又说：“你姐姐在我怀中，呱呱地哭泣； 你母亲用手指敲着房门说：‘孩子是冷呢?还是想吃东西呢?’我隔着门一一回答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就哭起来，老婆婆也流下了眼泪。我从十五岁起就在轩内读书，有一天，祖母来看我，说：“我的孩子，好久没有见到你的身影了，为什么整天默默地呆在这里，真像个女孩子呀?”等到离开时，用手关上门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们家读书人很久没有得到功名了，（我）孩子的成功，就指日可待了啊!”不一会，拿着一个象笏过来，说：“这是我祖父太常公宣德年间拿着去朝见皇帝用的，以后你一定会用到它!”回忆起旧日这些事情，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，真让人忍不住放声大哭。  
　　项脊轩的东边曾经是厨房，人们到那里去，必须从轩前经过。我关着窗子住在里面，时间长了，能够根据脚步声辨别是谁。项脊轩一共遭过四次火灾，能够不被焚毁，大概是有神灵在保护着吧。  
　　项脊生说：巴蜀地方有个名叫清的寡妇，她继承了丈夫留下的朱砂矿，采矿获利为天下第一，后来秦始皇筑“女怀清台”纪念她。刘备与曹操争夺天下，[**诸葛亮**](https://so.gushiwen.org/authorv_e82a672a1ca9.aspx)由务农出而建立勋业。当这两个人还待在不为人所知的偏僻角落时，世人又怎么能知道他们呢？我今天居住在这破旧的小屋里，却自得其乐，以为有奇景异致。如果有知道我这种境遇的人，恐怕会把我看作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吧！  
　　我作了这篇文章之后，过了五年，我的妻子嫁到我家来，她时常来到轩中，向我问一些旧时的事情，有时伏在桌旁学写字。我妻子回娘家探亲，回来转述她的小妹妹们的话说：“听说姐姐家有个小阁楼，那么，什么叫小阁楼呢?”这以后六年，我的妻子去世，项脊轩破败没有整修。又过了两年，我很长时间生病卧床没有什么（精神上的）寄托，就派人再次修缮南阁子，格局跟过去稍有不同。这之后我多在外边，不常住在这里。  
　　庭院中有一株枇杷树，是我妻子去世那年我亲手种植的，现在已经高高挺立，枝叶繁茂像伞一样